

国际人口迁移透视

原 新

每年合法的和非法的、自愿的和非自愿的国际人口迁移,有4500—5000万之众。据世界银行报道,移民的汇款额已从1970年的31.3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304亿美元(可满足上亿人口的生存需求),但仍低于世界贸易总额的5%。

历史上的国际人口迁移,融合了大多数的民族和种族,传播了不同的文化与技术,这种迁移可分为三个周期:1500—1800年有900—1000万的奴隶从西非迁到新世界;1815—1914年大约6000万欧洲人移居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1960年至今大约有1500万人从地中海、哥伦比亚、中美洲、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迁往北美洲和西欧。从70年代以来,6个海湾国家和伊拉克每年吸收250万临时迁移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埃及、也门、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等国。

自1945年至1980年,世界上自愿性人口迁移的方向及数量大致是:墨西哥移向美国,450万。中美洲移向美国,100万。加勒比海移向美国和加拿大,400万;移向英联邦和欧洲,50万。哥伦比亚移向委内瑞拉,90万;移向美国,40万。乌拉圭移向阿根廷,50万。爱尔兰移向美国、英联邦、加拿大、澳大利亚,50万。南斯拉夫移向西欧,90万。波兰移向西欧,190万。土耳其移向西欧,190万。北非移向西欧,110万。约旦移向沙特和海湾,50万。西非移向西欧,30万;迁向科特迪瓦,100万。西非移向尼日利亚,200万。南部非洲移向南非,150万。印度、巴基斯坦移向英联邦,60万(1962年以前);移向美国、加拿大,40万;移向海湾,30万。菲律宾移向美国,60万;移向海湾和沙特,80万。

通过分析,可以将国家之间流动的巨大的人流进行分类:

1. 家庭的重聚。这一条依旧是加拿大、美国、欧共体判断合法移民的主要标准。这种形式的移民大约占国际人口迁移总量的20%,占永久性迁出人口的80%。来自东欧和独联体具有德国民族血统的移民,德国可以接收;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大多数国际永久性移民的动力因素是家庭成员的合法出国,然后携带其亲属出国定居。

2. 专业人员。最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已经修改了移民政策,决定为那些没有家庭关系,但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所具有的技术专长又是这些国家所缺乏的)提供更多的移民机会。从这一政策获利的人也包括菲律宾和西印度的保姆。对专业人员的倾斜政策,加重了长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智力外流”。

3. 临时迁移工人。在过去的20年里,海湾产油国一直依赖从埃及、也门、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国及其他国家,引进不带家属的非技术和一般技术工人。虽然这种迁移方式仍存在于南非,但欧共体已在1973年以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已于1964年以后放弃了这种迁移方式。海湾国家的合同一般只签1—2年,然后更新,并且要求迁移者无被赡养的亲属。

4. 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迁出的非法移民,持旅行签证步行跨越3380公里长的美国—墨西哥边界,迁往美国,然后长期居留。通

常,他们寻找他们的同族社区以获得帮助。估计非法移民的数量是不可能的,但非法移民正在成为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一大问题。一些国家已经试验采用大赦的法律途径,使这些“无证件者”合法化。

5. 自由迁移。一些组织成员国(如欧共体、澳大利亚—新西兰),允许其居民及合法居住者旅游、寻找工作和在指定的地区内自由居住。1992年底,自由迁移将扩大到欧共体的所有12个成员国(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类似的状况已存在于斯堪地那维亚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有限的迹象表明,区域间的自由迁移没有引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许这是受不同的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限制。然而,地区间工资收入与就业机会的差别的存在,也许对人口迁移会产生不同的刺激。计划中的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将不提供自由迁移和合法的临时迁移工人。

6. 其他自愿性迁移。纵观全球,存在大量的独具特色的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

(1)大约有250万迁居者、经纪人和高级职员就业于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委派的。

(2)退休后选择其他国家居住的人正在增加,大约有40万美国人生活在墨西哥;8万英国人生活在西班牙;很多日本人已选定巴西和塞内加尔为他们退休以后生活的地方。

(3)国际间的婴儿收养每年大约为1.5万人,目前1/3的婴儿出自罗马尼亚。另外,每年还有几百位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新娘出嫁到日本。

(4)大约有100万以上的学生就学于国外,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去北美、西欧和日本,也有去独联体、古巴、印度和其他国家学习的,欧共体已开始的埃拉斯玛斯工程(Project Erasmus),每年可为去除西欧以外的欧共体其他国家学习的学生,提供1.5万份奖学金。

7. 难民。据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UNHCR)估计,1991年,全世界约有1400万难民,其中未包括大约100万居住在本土的难民。非洲(索马里、苏丹、莫桑比克、利比里亚)、越南、柬埔寨、老挝和中美洲是主要的难民源地。很少有难民

能适宜地定居于第三国,¹大多数被安置在临时搭出的简易帐篷内,这些难民对返回自己国家都十分恐惧。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困境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仍无法提供定居条件。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难民救济组织正被巨大的财政和人员负担所困扰。

大量的难民的移动,使民族间的冲突增加。以前的旨在帮助个别寻求政治避难者的组织,面对当今世界严峻的难民危险,已经变得过时、陈腐了。

8. 环境难民。据估计,自然灾害(如洪水、饥荒、干旱、飓风)每年造成1000万以上的人流离失所或迁居他国。而在非洲之南(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往往是战争、暴力和自然灾害并存或相互影响。

什么是21世纪的国际人口迁移形式?我们可以作一些理智的推测:

1. 全球性人才迁移。迁入国的移民政策正鼓励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本国缺乏的专业人才,无论是运动员还是生物化学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正在升级。

2. 自由迁移扩展。由于生活水平的差别的缩小,许多国家已同意与其邻国间可自由移民。可能出现这种景象的地区:阿根廷、巴西与乌拉圭;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3. 全球性的临时工人迁移。劳动力短缺地带吸收临时性迁移工人,正变成世界性人口迁移趋势。成千上百万的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根据世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迁移,其家庭将等待着迁居。

4. 地区间的迁移。欧共体与地中海地区及东欧国家,海湾与伊斯兰世界,美国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日本与东南亚等已协商并达成了许多一致性的意见,同意将以不同形式提供临时性劳动力。

(责任编辑 王冰)